



清风鹭语

冒小平

让历史照亮未来

——读“港闸八景书画作品集”有感
□叶欣

日前《百年港闸 大美市北——港闸八景书画作品集》在南通博物苑发布,书中收录了近百名书画家,三年时间里创作的中国画、书法、水彩、油画作品共245幅。

作品集由上海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,翻阅作品集,第一感觉是“专业”,画册出得专业,收录的作品专业,每个书画家的创作态度也很专业。

细细地读过,看到许多令人激动的佳作,沈启鹏的《百年追忆》,这幅画完成时,正值画家的祖父作为“一战华工”,归国创业一百年之际,画以纯水墨画出,画的是历经百年岁月,还耸立在近代工业重镇唐闸的资生铁厂老厂房。

这幅画家的倾心之作,构思奇特。一眼望去,画面分三段,淡土黄色宣纸上的书法题跋,将水墨的画面,在画幅上方的三分之一处分成两段,题跋记录了以张謇和画家祖父为代表的南通人,为中国机械工业的强盛,百年来的不懈努力,家国情怀尽在其中。上段画约占画面的三分之一,画家以一个相对平视的角度,画了高大车间的一角,凌乱的电线,陈旧的机器,有老式灯罩的白炽灯,似乎都默默地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画的下半段,画的是站在车间中间仰视的画面,用水墨的浓淡和横、竖、斜三种线条,把砖木结构的尖顶厂房,立体、透视地表现了出来。车间上方的斜线条用淡墨画出,竖线条自上而下,淡墨慢慢变深到近乎焦墨,车间的尖顶下是两排采光玻璃窗,画家用淡墨来表现光的透明,用渐黑直到近乎焦墨的线条,表现车间下半部的暗影,题跋上方的画面,画的是车间偏暗的下方,题跋下半部分画的是车间偏亮的上方,画家对光影明暗线的把握度和掌控力,可谓高超。三段构成一幅完整的作品,让读者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,仿佛从今天的车间,穿越到100年前车间,中间文字的记载,勾连了百年沧桑的历史。在这里水和墨交融,光和影汇聚,今天和历史打通,由艺术的张力而表达一方热土的底蕴和活力,佳作也。

已故画家丁鸿章的人物画《磨刀老人》,是幅特别吸引人的作品。高楼下,老人脚踏军绿色的旧鞋,画面中,老人的手拿着磨刀石,另一只手拿着刀,刀刃在磨刀石上飞快地摩擦着,老人的面部表情专注而严肃,目光直视前方,似乎在享受劳动的乐趣。背景是简陋的房屋和树木,画面构图简洁,色彩朴实,人物形象生动,具有很强的感染力。

灯下漫笔

坐在磨刀凳上,他一只脚向前,一只脚侧向,因长期磨刀,老人的手指异于常人的粗壮,饱经风霜的脸上,满是皱纹。画家以他敏锐的观察力,抓住老人磨刀的间隙,抬起头微笑的瞬间,画出这幅作品。画上磨刀老人,似乎每条皱纹都笑意盈盈,抬头在看着读画的人,一个曾经感动中国的老人跃然纸上。画家以他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,画出了做零工、靠着手艺吃饭的磨刀老人,他心中的慈善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感,这种由衷的幸福感,表达得如此纯粹,非常难得。

翻阅画集,王法的《建设中的大桥》和钱志扬的《远眺长江公路铁路大桥》——竖一横两种图式的作品,为南通这块热土快速腾飞、蓬勃发展,留下了异曲同工的时代印记;侯德剑、邵连的《百年港闸·壮美千秋》,吴耀华的《晨曦》,徐卫的《唐闸开古韵》,陈列利的《1895》,张卫的《通棉三厂》,王汇涛《港闸城市绿谷》,顾森毅的水粉《城市绿谷》,翟东平的《唐闸古镇》,以及陆强的油画《幸福生活》等等,可谓佳作迭出,这里不一一列举。

书法作品中,琅琊撰联秦能书的长联:“斥卤溯沧桑亭灶星繁一炬能煎晶赛霜,利税维国脉官河网密千帆竞载史垂青。”特别显眼,秦能的书法冲淡、平和,内敛,琅琊的联内涵深邃,写的是方水土的千年变迁,字和文相得益彰。丘石的书法,大气堂皇自成一格,张晏、杨谔、周时君、吴邦志的书法也是可圈可点,各有其美。

文化是最能穿透人心的,一部好的书画集承载的是人文的结晶,这三本厚厚的画册,是南通当代的书画家,在港闸区这块充满历史积淀和日新月异变化的热土上,通过自己的观察,用书法、绘画、楹联、诗歌,对这个欣欣向荣的地区和时代的讴歌。

这些年里港闸区的新景观、新气象,为书画家的创作,提供了源源不断的“活水”,而港闸区对文化的重视和敬畏,也书写出浓墨重彩的篇章。港闸区的名字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历史,但这三本画册和作品,会在时光的长河里流传下去,港闸区这块热土上生活的江海儿女,必将生生不息,奋勇向前,这或许就是文化的力量和魅力所在吧。

蝶湖·雨季

□木火

雨季的蝶湖,别有一番意境。那不同于日暮时分云霞正燃的绚丽湖景,而是一幅乱云飞渡、清波激荡的苍茫画卷。伫立湖畔,你感觉得到风云际会、沧海横流的慷慨之气,也能生出一股遗世独立、羽化登仙的潇洒之风。

今年的梅雨来得早,六月初便款款而至,一直绵延到七月初,尚无收敛之意。不禁让人生出了一丝忧虑,也多了份怀想。不管风吹雨打,雨季的蝶湖,依然会成为内心留恋的地方,漫步湖畔,遣散郁闷之气,思念一米阳光。

似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相遇,朋友从外地驱车赶来启东,在雨季的缝隙里一睹蝶湖之风貌。

朋友对于蝶湖的美好印象,源于几张蝶湖日落的照片。最美的斜阳,在蝶湖边。蝴蝶形状的湖,蝴蝶形状的建筑,构成这座城市的人文新地标。在湖中的栈桥之上,看西天的太阳一点点地下沉,落在了“蝴蝶”的羽翅上,沉睡在“蝴蝶”的波心里……面对此景,心儿飞翔。

这一个云雨霏霏的日子,却意外欣赏到了云中日落。梅雨天,说变就变。刚刚还是阳光普照,忽然一大片乌云压了过来,阳光射向“蝴蝶”的羽翅,并在水中漾起一缕耀眼的波光。渐渐地,云儿遮掩了太阳的光亮,天色柔和了起来,却也变成满天的阴云,只留西天的一丝彩云,盘旋在“蝴蝶”形

的大剧院之上,仿佛诱惑那蛰伏的“蝴蝶”飞向云天去;而那残存的亮光倒映在蝶湖中,明明灭灭,让人寄望于一个可疑的幻象,不愿沉到落寞的黑暗之中。却在这颗心沉沦之际,西天阴云里的那丝霞彩忽又明亮起来,那蘑菇云似的爆炸,瞬间激发了冲天的豪情,又似蝶形之光,化作思想的精灵,闪耀于天空之城。等那一缕霞彩终于消失之时,那片心湖也终于随着暗淡的水光安静了下来,默然嗤笑自己的痴妄。

蝶湖有着自然之韵,也有着人工之奇。这湖原是十多年前修筑崇启大桥集中取土而成,在城市南郊特地挖成了一个蝶形之湖,再种以林木花草,遂成公园。横贯东西的蝶湖大桥成了“蝴蝶”之躯,将湖分成南北两翼。站立大桥,湖上风来波浩渺,说不尽无穷好;极目远眺,高楼隐隐,大江滔滔,顿生天地悠悠独立苍茫之感。

蝶湖大桥也将文体中心分成南北两半,一呈半月形,一呈蝴蝶形,成为蝶湖边最让人心动的建筑。尤其是那银色的羽翅,煽动了内心最美好的希望,托起这个城市梦一般的未来。在这个雨季,蝴蝶形的保利大剧院开演,惊艳的首秀携着爱之光流传在人们温暖的诉说里,那片欢声笑语则沉淀在了蝶湖温柔的光影中。

振翅高飞于蝶湖之上的,不是那想象中的蝴蝶,而是那捕食

的鸥鹭。纷乱的阴云之下,鸥鹭绕飞,时而俯冲下来,掠飞于湖面;甚或,守在那湖边的芦苇丛中,突然传出一声响,蹿飞出一只白鹭来,定是衔着鱼儿,飞向天空,得胜而去。

若非亲眼所见这生动的一幕,我宁愿相信那些鸥鹭不食人间烟火,风里雨里,从容不迫,安然翔飞于蝶湖之上,抑或飞得更高,俯瞰着雄浑的大江大海,以及广袤的平原、崛起的新城。

诗意荡漾的一刻,我的耳畔回旋的是小提琴的美妙声响——沃恩·威廉斯的《云雀高飞》。迷蒙的管乐中,沉静地流淌出优雅的小提琴声,仿佛云雀留恋于湖光水色;继而琶音声声,婉转迂回,恍如云雀奋力振翅,盘旋而上;装饰性的华彩乐段,极高极细的琴音流逝于渺远的天际,像是云雀飘飞在空阔之境……好一只自在逍遥的云雀,那让我联想起眼前的鸥鹭,历经风雨的洗礼,依然深爱着这一片青翠的蝶湖,依然振翅高飞在自由的天堂。

在这一个不平常的庚子年,在这一个漫长的梅雨季,分外喜欢这首小提琴浪漫曲。迷离、朦胧的乐曲基调,正与这空蒙的雨季相映,而那扶摇直上的琴音,一定会让人激奋不已,激励自我冲破生活的阴云。

雨季的蝶湖,因了这飞翔的鸥鹭,别有一股生命的活力!

大鹿岛环岛行

□姜静华

大鹿岛是浙江东南沿海玉环境内的一个小岛,绿化面积达87%以上,素有翡翠岛之称,岛上多处名家岩画有秦汉之风,大朴不雕。

去年10月10日下午乘渡轮到达大鹿岛,第二天早餐,导游带我们参观大鹿岛的著名景点龙游潭和岩雕。我们是自组团,有70后的企业家,也有70岁以上的老人,年龄最大的朱校长夫妇已过80岁。游览大概40分钟后,我们来到了路口。右手边标牌上写着:大鹿岛环岛行,全程5000米。导游看着我们这班已不年轻的游客,郑重地提醒根据各自的体力情况决定环岛与否。我体力状态不好,心中犹豫,但放弃不甘,且看到年过七旬的邵校长夫妇已经往前走了。邻居吴团长一家带着5岁的小阳阳站在出发的队伍里。我看了先生一眼,那神色大有要走的意思。再看看牌子上写的5000米,顿生豪气,平日里随便散个步,步数过万。秒决定:跟上!

因为是从山背面启程,阴凉舒爽,最初的20分钟走得还是比较惬意。队伍中最小的阳阳,忽然喊肚子疼。他的奶奶和姑奶奶陪他折返了。若要回头,就在此刻。我望着先生,他觉得大家一起走,斗志备受鼓舞,环岛行应该没有问题。

现在我们这次环岛行的队伍,走在最前面的是两拨70后。四个70后的企业家和70多岁的邵校长夫妇。我们夫妇,吴团长夫妇,还有邻居唐书记,画家侯德剑自然形成了一组。

过往皆为序幕,此后方是征

程。之前看到的5000米觉得无所谓。可是山路,翻过一道梁,又见一道梁。终于懂了什么叫翻山越岭。我已经没有力气说话,心里不停估摸还剩多少路程。

大约40分钟后,我们走到了岛上向阳的一面。因为台风过后,岛上的树受到严重灾害,向阳一面完全光秃秃。十月的海岛阳光,还是非常的强烈。热,渴,体力不支,可怕的是,导游说我们才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。妈呀,没有退路了。

岛上向阳的一面的景色令人震撼。壮观的海天一色,让人顿感渺小如芥子,山脚下的海水波涛汹涌,岩石异常发育成柱状排列,如500罗汉集体朝拜,鬼斧神工的自然力量让人敬畏。我们在此小憩。70岁的画家侯大师还是一如往常的安适自在,看不清半点倦容,拿着手机,不停拍下他眼中画。

我抱着走一步近一步的信念,把自己幻化成风和羽毛,不觉得先生拉下。先生心血管不太好,一直抗拒登山,跟队伍的时候估计也没想到环岛行实际上是翻山梁,等明白过来就只有前行一条路了。我替他背着相机包,杯子里只剩三分之一的水,我不敢喝了,得给他留着。倚在路边等他,远看感觉他状态不错。

太阳实在晒得厉害,严重侵蚀我们的体力。遇到了一拨相向而来的游客,急忙询问前面的路程,答:还有一半。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山路,体力殆尽,可路程还有一半,真叫人绝望啊。

我忽地想起邵校长夫妇,一

走马天下

直没有看到他们,肯定在前面,两位老人真的厉害。

人的身体很奇怪,一个小时以后,慢慢地累的感觉不那么强烈了。我们上观寿星岩,下望仙人戏台,抬眼是无际的海水。苦尽甘来的快乐悄悄爬上心头。

又走了半小时,我们来到清凉洞,这里阴凉舒爽,对我们这些在强烈的海岛阳光下暴晒了一小时的人,就好比到了仙境。我们再次小憩。吴团长在石凳上坐下,我倚在旁边。一路走来,吴团长衣衫全湿,他半裸身体。我忽地听到小小的拍打声,顿时明白是吴团长的汗水。该是多么密集的汗珠汇聚在一起,才掷地有声啊。

累并坚持着,不独我一个。每个队员都在默默克服着不适,挑战自己的极限。

小憩后再次启程,体力得到恢复,目的地就在眼前了,气氛开始活跃。途经一片被台风毁坏的树林,看到羚羊嬉戏、山鸡觅食,心中满是愉悦祥和。那是风雨过后的彩虹。

最后我们来到洪世清教授的纪念馆,看过实景再看图片,感觉真不一样。当大家指指点点说,这个我看到,那个我也看到,口气里满是自豪。还有挑战自我、战胜人性弱点的成就感,我们同行的六个人更多了亲近,因为一起走过的路,共同吃过的苦,我们比以往的关系里多了一份战友情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之前先生每次旅游总要问行程中要不要登山,逢有登山,统统回避。大鹿岛环岛行跑下来后,先生再无此问。

下棋

□晨松

对弈的双方
年逾古稀
白发苍苍
这是一盘

没有输赢的棋
只有时光的流逝
也许刮一阵风
也许落一场雨

紫琅诗会

风雨之中
漫长的棋局
还在不慌不忙地
下着